

可爱的人生风景

思想家穿一双旱冰鞋在客厅和餐桌两头溜过来溜过去。

■蔡皋

“小思想家”速写

“奶奶,你可不可以画出5岁小孩的画?”

“那不可能的,我不能回到5岁。”

“5岁的人画出50岁的画,50岁的人画出5岁的画,那就是天才!”

“你从哪里知道的?”

“《绝对小孩》!”

思想家碰开纱窗门了,思想家把蚊子放进来了。

“我觉得你还是当作家好,因为你思维敏捷。”

“我还是当思想家算了。”

思想家穿一双旱冰鞋在客厅和餐桌两头溜过来溜过去,餐桌上有他的半个西瓜,坐在我的书桌边,总是听到他嗦嗦一下,又嗦嗦一下吃西瓜的声音。

“思想家都穿这种鞋?”

“方便嘛,溜来溜去的。”

“喂,思想家不光是嘴巴讲脑瓜子想就行的,思想家要自己动手写,不能光是奶奶做秘书。”

“可是,我的字写得不好。”

“那没关系,只要写工整,孔夫子不嫌字丑,只要笔笔有。”

“现在请你描绘一下你这个人。”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现在就想想一想嘛。”

“嗯,我是一个调皮的孩子,一个小丑……一个养蛙人,一个养妈妈的人……家庭小主人……一个科学家,爱研制乌龟……”

“怎么制?”

“唉,克隆!爱看电视的人加玩电视……”

“那不等于说是个忧郁症的人,你玩总超过三钟头!”

“不会,我离忧郁症还很远很远……想摹仿奶奶——奶奶是画家来。”

“我怎么没发现你摹仿。”

“星期天我画了两张嘞,而且有一张全是自己画的——呵!”

思想家在吹泡泡。

“泡泡是3岁孩子玩的咧。”

“不对,上面说是3岁以下孩子禁止玩泡泡,泡泡适合7到100岁的小孩玩。”

“思想家,你裤子穿反了咧!”

“没关系……”

“思想家的思字是什么意思?”

“用心去想嘛。”

“那上面的田字呢?”

“心田嘛。”

“你太厉害了!”

“你喜欢上学?”

“喜欢呀。”

“老师骂不骂人?”

“不骂呀。”

“不写作业也不骂吧?”

“骂呀。”

“你不怕?”

“唉,不骂有点儿不习惯。”

“习惯是什么?”

“习惯就是‘搞上瘾了’。”

萝萝(素描)——马蒂斯(法国)

征求“酷评”

本报副刊《百家》时隔两年重又与读者朋友见面了。在这里,我们先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们道一声:久违了!

在此,我们增设了“酷评”栏目,提供一个报纸与读者互动的平台。您对本版的建议,对文章及作者的感想或疑问,对社会及时事的褒贬,对人生的感悟与哲思,均可在此表达,我们将对来信作选登。真诚地期待您的参与和高见。来信请投往**baijia-fukan@yahoo.com.cn**。

——编者

留学中国

女人不是为了被理解而存在的,是为了被深爱而存在的。

■高濂太郎

随笔二题

猪头

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,属猪,我的长相真的像个猪头。

你说跟我一起玩,还不如跟猪一起玩。还说男女关系,在相互理解上建立。但是我认为,女人不是为了被理解而存在的,是为了被深爱而存在的。

我真的好笨,魅力不足,没有本事。可是珍惜你的心是第一流的,对于这方面你可以相信我。我不太懂爱是什么,或许从小就一直为寻找爱而活着,所以现在不能确定我到底爱不爱你,但是可以确定我对你的感情很接近爱。

爱不是和平。爱是斗争。我们不是用武器,是用真心,打动对方的心。这就是世上最难爱,最严格,连自己都想丢掉的斗争。

今夜雪花飞舞,仿佛是模糊的记忆一般的,又细又无常的雪花,让我觉得世界一片朦胧。

一头猪就是一头猪,不会像牛一样劳动,不会像马一样奔跑,更不会成为你真正喜欢的男人。

人不一定都是美丽、坚强的。也有生来胆怯的人,也有脆弱的人。但是那样脆弱、胆怯的男人,把脆弱的心背着,想要拼命而美丽地活着,这样的人还是值得尊敬的。

也许爱过就足够。一头猪就是一头猪罢了,很适合一个人吃饭,孤独的睡觉。

我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,总是说再见。

爱情就是胸怀狭隘,于是断送一生,朝道义去吧……

自画像

在画画,吐露真情。不管怎样,我们最好不要画“痛苦”两个字。

叹息了,人会退五十步。早晨的清新,我很不适应。你的笑容映在抛出来的叹息上……

如果现在的我,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我,可能不是错误,答案也许不只一个。修改了很多次的,很脏的自画像,用十二种的心,还附加着自己喜欢的背景。

我的梦想。就是牵着比我小点的手,一起向前走,全部痛苦都由我来背。总有一天,给你看什么是男人。

猫咪变野,并不见得就不幸福。

■盒子

咪宝

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,那个院子里只有一栋塔楼,走到大门前,一只长毛白猫喵喵叫着迎接我们,我还以为是朋友家的宠物,朋友说是野猫,因为院子里有老鼠,塔楼里许多人喂它,所以它不认生。奇怪的是,这只野猫可以被抱,却不愿意被任何人家收养,很多人看它冬天冷,把它抱回家,它也要闹着出门,在雪地里走来走去也不愿被收养。是一个酷爱自由的家伙。

所以我明白,猫咪变野,并不见得就不幸福。

肯定是因为老公执意让院子里野草乱长,吸引了小区里的野猫,初夏的时候,经常有猫妈妈带着猫孩子睡在我家草地上,绿草地上睡着几只白猫,很好看。随便丢的一个藤编筐,一天早上居然挤着四只小猫在上面酣睡。有一只掉下来,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再挤上去,没有想到,它趴在其他猫身上继续睡。

我给他们喂牛奶,瘸腿猫妈妈发出呜呜声,一副威胁我的样子。

尽管我隔着玻璃,让他们适应我的存在,他们也和我共戴院子里那小小的天。

直到有一天咪宝来了,无比信赖地想接近我,她也有四个孩子,三只白猫像妈妈,头顶有一点点黑花,一只狸猫,一看就知道是个猫儿子,因为它的体型明显粗大一些。

咪宝一只眼睛黄,一只眼睛蓝,很温顺,家养的时候一定也是备受宠爱,我以为她是那只冬天穿过我家雪地的胖白猫,因为生孩子,变得瘦骨嶙峋,心里很可怜她。记得那时候倒牛奶,每次给她都开一包新鲜的,剩下的放过冰箱了,她就不吃了。新鲜牛奶她也是吃两口,就要休息的样子,看上去很疲倦。(其实我现在才知道,她即使是疯癫地一下子蹿上大柳树,也是只吃那么一小口。)

从此,咪宝和她的孩子们,就长住我家院子里,所以我有自己的野猫。

言情

当婚外情和一夜情充斥我们的生活之时,那么多痴情的歌又是唱给谁听的?

■远人

情歌有没有唱对?

目前电视收视率最高的据说又是娱乐频道的“快乐女声”了。对电视我不怎么感兴趣,更何况,那些唱歌的美女们我一个也不认识,没想着要去捧场,只偶感无聊时看了几场,几场看下来,发现那些二十不到或二十出头的美女们大都唱着缠绵悱恻的情歌。一首首听下来,就觉得那些唱歌的美女们真不容易呀,小小年纪,唱起来就像经历了那么多的爱恨情仇一样。

果真如此吗?当然不见得。

不过话说回来,喜欢唱歌是件好事,但我觉得奇怪的是,这个时代的情歌怎么就那么多呀?难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充满了爱情的时代吗?要不然,怎么那些歌怎么听怎么都像是朱丽叶唱给罗密欧的。再看看围绕着美女歌手的粉丝们,激动得就像听到了自己心音一样。说实话,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忍不住就感到有些好笑。

这是一个爱情的时代吗?突然

想起前不久,某杂志做了一个关于婚外情与一夜情的调查报告。该调查虽然不是对婚外情或一夜情持肯定,但至少,作为一个媒体,将一个弥散在生活中的现象托出来实属不易,至少,它让我们能直面一些公开的秘密。有受访对象更是直言,一夜情是一种健康的生理取向。这就让我在听“快乐女声”时搞不懂了,当婚外情和一夜情充斥我们的生活之时,那么多痴情的歌又是唱给谁听的?

一首歌的演绎当然不仅仅取决于歌手对音乐的理解,尤其是情歌,更取决于歌手对这首歌所蕴涵的情感理解。

据说,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,也许它太太好了,所以令人向往,但向往的人却往往又不能得到。这也等于在告诉我们,在一个没有爱情的时代,总是有追求爱情的人。但表象中的爱情总是浮在表象上面,就像那些无病呻吟的情

歌,听着就觉倒胃。我们的老祖宗曾用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来比喻爱情。我总觉得它想说的是,没有“曾经沧海”,就不能去演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就像那些“快女”,听起来总是在技巧上滑来滑去。本来嘛,大象无形,大爱稀声。我从不相信有人能把一首真正的情歌唱对。不过例外总是存在的,比如老男人李宗盛,他说他在创作一首歌时简直是“死去活来”。没错,我喜欢的就是这些“死去活来”的创作歌手,至少,在这些歌中,没有了技巧和表演,有的只是对自己内心和时代的打量。我特别喜欢他那首《寂寞难耐》中所唱的,“爱情是最辛苦等待,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”

野猫的院子

长要是落选,就看他上面的人硬不硬了。如果有过硬的后台,终有办法再次选上;后台要是不太牢实,可能从此就栽了。

刘星明请李济运坐下,没有说舒泽光骂了娘,他不想让自己太没有面子,只道:“舒泽光不愿意做差配,也不能勉强人家。济运,你对县里干部可能比我还了解,你谈谈看法?”

李济运不好怎么说,先是应付:“选差配得慎重,应该考虑得周全些。”

刘星明心里着急,加上又受了气,听李济运只是支吾,便很有些不快,道:“真想不出人选?难道让我自己出来做差配?”

刘星明几句气话,反让李济运眼

“莫把我当哈卵!看哪个让我做差配!”

刘星明最先想到的差配人选是舒泽光,县物价局局长,一个公认的老实人。差配必须找老实人,这都是心照不宣的。选差配不能太早,须在人大开会前不久。选得太早,怕差配人员搞活动,反倒把组织上考察的人差掉了。差掉了组织上的意中人,选举就是失败的。眼看着人大会议渐近,刘星明找舒泽光谈话。没想到舒泽光一听,脸就紫红如秋茄子,骂道:“莫把我当哈卵!看哪个让我做差配!”哈卵是乌柚土话,说的是傻卵,也就是傻瓜。

《苍黄》江苏人民出版社
王跃文 著

连载

睛一亮,笑道:“刘书记,您倒提醒我了。我看黄土坳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同志比较合适。”

刘星明略作沉吟,道:“星明同志不错。济运,你们是老同学,你不妨先找他谈谈?他若愿意,我们再做方案。”

李济运听了暗自欢喜,心想他替老同学做了件好事。差配干部虽说只是摆样儿,但事后依例都会适当提拔。比不上正经当选来得正路,却到底也是晋升捷径。升官有些像排队买火车票,前面插队的不是同窗口相熟,就是惹不起的票贩子。做个差配干部,说不定就插了队,好丑算给了便宜。(2)